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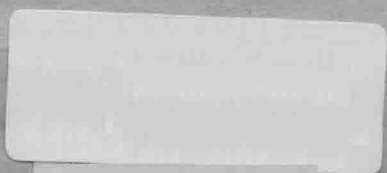
蕭 軍

# 八月的鄉·村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八 月 的 鄉 村

蕭 軍 著

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· 北 京

# 八月的鄉村

蕭軍 著

\*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\*

書號：(217) 字數：144千

開本 33.5''×46'' 1/32 印張 $5\frac{3}{8}$  插頁 2

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三次印刷

印數36001—44000

定價(6) 0.56元

在茂草間，在有水聲流動的近邊，人可以聽到蛙，蟲子……諸多種的聲音，起着無目的交組，和諧地隨伴着黃昏，隨伴着夜，廣茫地爬行。

成羣或是孤飛的老鴉們，掠過人們的頂空，掠過白樺林的高梢，飛向天的一邊去。——那邊是一片寧靜的田野，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綿綿無盡的遠山。太陽就是由那一面山脊的部分滾落下去的。老鴉叫出的聲音，常常是不響亮，低啞，充飽着悠沉和倦怠。

樺木林是叢密的，從這一面不容易透視出那一面。中間雜生着非常茂盛的狹葉草和野蒿，這是很挑皮的小東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時常會絆住行人的脚。其間野藤的牙齒，更很容易將你的脚踝絞出了血。

這裏的蚊蟲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槍聲在這個時候也漸漸瘖啞下去；人們的脚步也開始鬆弛，不經意會踏翻一塊石頭，使它落到小溪裏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黃昏裏一樣，誰也不交談一句話。任憑蛙、蟲子和溪流佔據了這長谷的空間。

小溪不大紆曲，伸長在谷底下，靠近路的右邊，那是和這條小路並列，常常維繫着友誼的關係。每行一步人可以聽到牠在唱。至於蛙們呢？因了人們的經過，暫時會跳進水裏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叢草裏面，隨後牠們會自由地再爬出來。

爲着便利任是某個時間全可射擊，全可以和追趕自己的敵人開火，所以步槍並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適的準備姿勢。

每人的子彈袋全變得空虛了！病蛇般的軟垂在人們的脅下，隨着人們的脚步在動蕩。就如才想起什麼重大的事情，小紅臉摸出了小菸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來的地方，他想着：

「這是不行的呢，還不是吃菸的時候啦！」

他底小菸袋已經是一個整天沒在他底嘴裏出現過了。平時小菸袋很少離開他底嘴。當他底小菸袋咬在嘴上的時候，他快活、閒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臉色，喝過燒酒般，紅紅地；瞳仁近乎黃金色，眼臉有些浮腫，他還生着不甚濃密的鬍鬚……

他一隻手並不捨開，還在摩挲着菸口袋，同時開始在思想：爲什麼還不該停下歇歇，讓他吃一袋菸呢？槍聲不已經沒有了嗎？——他側開頭，避開前面別人腦袋的障礙，一睜一睜走在更前邊的領隊。——那人還是不鬆懈，沒有思慮的樣子走在前面——小紅臉近乎失望了！他想還是不如做農民時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吃一袋菸。就是在手裏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樣哪，也可以使小菸袋很安全地咬在嘴裏呢！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，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給他過了！他遙遙看着那邊的田野在嘆息，小菸袋又悽默地捏在手裏，抵近嘴巴邊：

「我們該歇一歇了吧？」小紅臉不大的聲音提議着。

「小紅臉同志說的對——我們全該贊成他。」

這是誰的聲音呢？人們沒有工夫去察看。他們只是哄笑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說不常聽的話。什麼「同志」，什麼「贊成」……他們覺到誰能說出這樣幾個字眼，那真是太進步的傢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贊成小紅臉的主張。但是人們的脚步誰也沒能第一個就停下來。小紅臉的菸袋還是如先前一樣，空空的捏在自己的手裏。這是說，還沒聽到領隊發停止的命令。

這樣又是一段路過去了。橫在面前的是一蹲廣平的大石頭。在隊前頭一隻手臂向着天空舉起來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靜的「停止」兩個字的聲音，使每個人全聽得很清楚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歇一歇吧。不過這裏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嗎？我到對面那個小山上去担任警戒，你們可以替換着到底下小河裏去喝點水；洗洗臉，吃點乾糧……無論怎樣，明天一早晨，我們也必得趕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應該擔心點自己的槍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頭……」

領隊的話並不被誰怎樣注意着，不如平日那樣吸引着人們。人們的心中只是估據着那清涼的水流，袋裏的乾糧；小紅臉呢——只是他手中的小菸袋。誰也不注意蕭明說完了話，怎樣自己提了步槍，走下谷底，跨過小河，努力地弓下身子爬向對面的小山上……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視過樺木林，看到那一帶遠山——人家的房屋不常見，儘是一些不規則的樹林。太陽已經完全沉沒了；在羣山的後面，有着很濃黑的晚雲開始浮動……

他默然地數着，日間他們和敵人接過仗的每個山頭。隱約還可以看見那個獨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像乳頭形的山峯——在那裏被擊死了兩個弟兄，眼見着被敵人割了腦袋！

「這又是犧牲了兩個弟兄！」

蕭明底眼睛有點矇矓——悲傷和疲乏攻打着他。從這一面石頭上，他看出那是劉大個子，腿拉長地睡着了。別的幾個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青蛙一般飲着水，澆着頭髮，小紅臉吸菸時候的火光，很急速地在閃動。

蛙聲更是顯得響亮了。晚雲發展得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經快佔滿了半個天。

落雨在人們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飢餓一樣。

「夥計們，就在這石頭上過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實在够受了——今晚還得向王家堡子趕？」

劉大個子手交搭在肚子上，閉起絕望的眼睛，接着說：

「我算沒氣力再趕下去了。趕到王家堡子不保準就能遇上？」

一任劉大個子自語着，誰也不去理他。由菸袋一閃動一閃動的光亮裏面，可以看到小紅臉的臉比起日間更紅了。鬍子稀疏，半閉了一隻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麼時候他再可以自由自在地咬着小菸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馬上就可以來的？那個神祕的日子來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將欺負過他底人們，和硬佔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，殺得一個不剩？他底老婆可以不再挨餓了嗎？孩子們呢，可以同有錢的孩子們一樣，到學堂裏去唸書，不再到鐵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這些可憐的題目，一直在小紅臉的心裏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問問蕭明，可是當那青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樣，在那雙閃亮的眼睛裏，似乎永久埋着這樣一句話：

『這是一定的。』

這次趕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蕭明一向所說的本部隊嗎？那是可以會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。什麼時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——他有些爲這不可知的日期憂傷了！他想到他底老婆——一個良善而又能幹的女人！他們從不吵架！孩子們也是他所喜歡的！他甚至想到他養大起來的一隻狗。這樣想着，菸袋閃動得全有些憂傷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強佔去的田地；硬逼着給拆掉了的家屋……菸袋火的閃光，又開始連續地在擴大——頭是側斜的，兩臂始終是抱着那膝蓋。

劉大個子只是拉長了腿，再什麼也不說了，一動也不動地閉起了眼睛，也不關心天空的雲，也不關心什麼蟲子、蛙……的喧擾，也侵擾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馬上吃一頓無論什麼樣的飽飯，而後就睡在這石頭上，就是追襲他們的敵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槍斃！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離開這石頭。

『弟兄們起來罷，我們馬上就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……』

在對面小山上守望的蕭明回來了。他拍着劉大個子底腿；和他身旁的小梁興。劉大個子還是繼續響着鼻子——夜雲刻刻在天空起着層積。

『起來——我們馬上就走——』

『再歇一會不好嗎？——蕭同志！』劉大個子沙啞着嗓子，這說話是近乎玩笑樣的哀求。

蕭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頭近邊一塊小石頭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——頭埋在黃昏裏，野蒿在身邊搖顫。

別人也全沉默地整備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當。劉大個子還是繼續地睡在石頭上，鼾聲更顯得響亮了，這是假作的，誰全知道。

『這條癩皮狗，你不起來……我們丟下你……叫敵人檢你的「蛋」！』  
在模糊中人們聽出來，是李三弟在說話——平時他常和劉大個子開玩笑。

小梁興去扯大個子底耳朵。

『大個子不要再撒懶……』蕭明底聲音近乎酸楚了，『我們誰也不是誰的長官，你一定知道我們不會槍斃你。對的，我們是弟兄，同志。這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！你應該想想在白天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腦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麼困苦全應該忍耐過去！爲了那死去的弟兄們……』

在日間一幅活現的，人與人之間殘殺的畫圖，又重現在每人的記憶裏，使每人全刺痛。

『檢查檢查自己子彈的數目——』

蕭明挺直了身子，走近大個子躺在的地方，用拳頭抵着他底腿說：

『我們九個人裏，死了兩個強壯的了！現在只有你，還比我們結實！你知道，梁興他比你耍年

輕十幾歲；崔大哥呢……要大過你二十歲啊！——起來，檢查子彈——』



劉大個子的飢餓忘了！疲乏忘了！他跳起來。

『每人還有多少粒？全放在這石頭上——』蕭明命令着。

『四十五——十五——十七——九——二十五——十三……』

只有孩子梁興的數目太少了。他喜歡亂放槍，這時很不過意地拿出自己的子彈，也放在石頭上。他猜想蕭明也許會說他什麼。

『小夥計，你就剩這三顆玩意嗎？』蕭明底眼睛計算擺在石頭上的子彈，計算該怎樣分配才能平均，才能沒有一粒剩餘。同時，和平着聲音，向孩子說：

『記住！小夥計，不要亂放槍。我們底子彈應該每粒全有用——四十五加十五，十七……九——一粒要頂我們敵人一百粒用！——九……二十五……——現在我們均分吧！一共是一百二十七粒，用七除，每人應該得十八粒。還多了一粒隨便誰拿了去。』

『……這粒子彈你們全不肯拿，就放在我這裏——弟兄們，要當心，現在我們底子彈太少了！馬上……再和敵人開一次火，一定要吃虧！必得要趕到王家堡子——在明天一早晨。』

……  
開始前進——

又開始沿着這無邊際的樺林，探索着無邊際的夜，踏着蛙的聲音和蟲子們的聲音。

一向在腳下，在後面，啾唧地如一條會唱歌的蛇跟踪着人們的小河，現在漸來漸遠了！它向路的右邊爬過去。

飢餓、疲乏，燃燒着每個人！死亡隨時可以發生；那閃着光的不甚遙遠的敵人的襲擊暫時算落在後面了。

夏天的雲賊一樣的快！所有天的空隙處，已經再看不到一顆眨眼睛的星。老年的崔長勝詛咒着

說：

「眼睛太不濟事了啊！老年的東西，真是什麼也要不得的啦！」

人是鉛一般的沉默！小紅臉走在他的前邊，梁興走在他的身後。老年人常常要被路上的石頭開玩笑！人們只有梁興比誰更關心他：

「當心點腳底下的石頭，不要儘說話啦！我底爺爺！」

「喂！年輕的小兄弟，你爲什麼開玩笑，叫我爺爺呢？不要這樣輕視我！我們是同志呀！你們全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！你們能够眼看着把那些日本兵趕跑，你們一定會挺到受「新世界」的福啦！我呢……？一生也就是這樣的啦！什麼苦楚我全吃過……！」

「崔大哥不要儘說話！總要小心跌倒了。」小紅臉親切地說。

「不是這樣說，你們都是年輕、強壯的小夥子！我呢！只要一看到蕭同志說過的「新世界」，是不是像說的那樣好？只要看到，只要看一眼……我就甘心啦！反正老的東西什麼也沒有用！我死在那裏，你們就扔我在那裏——蕭同志，你說的那樣好的世界，什麼時候才能來呢？把日本兵全趕跑了就成嗎？」

「老夥伴！當心腳下的路吧，雲彩今天遮得太黑了！——對啦，只要一趕跑那些日本兵，「新世界」馬上就來！這是一定的。」

在陰夜裏，蕭明走在六個人的前頭。爲的辨識，不要使大家跑錯了路，眼睛常常要睜大着，這樣工夫一久，那會發生很不好受的脹痛！汗又開始在前額和身體各部分沁流。他知道自己這樣說話是在欺瞞老年人。這話他自己全不信任。實在自己也估計不出「新世界」究竟誕生在那一天。不過他知道「這是一定的」，新的世界一定會來到的。

「一定的嗎？蕭同志？啊——？」

『一定的——』

『蕭同志，今晚非挨澆不可！非挨澆……他媽的……澆吧！』梁興在隊尾喊着不甚大的聲音。  
『倒霉！挨澆是小事，也總得到那弄點東西吃吃啊？蕭同志，你是我們底領隊，這裏的地理你熟悉。』劉大個子說。

『不長進的傢伙，你再回去吧！給他們叩頓頭，他們也許饒了你，給你個官幹幹。』

久久不說話的李三弟沙着嗓子又在嘲弄着劉大個子了。如果在日間，可以看到那表現頑強固執、頭髮濃密地壓着那不廣闊的前額、而眉毛似兩條不蠕動的毛蟲、眼睛深陷的人。他不大說話，除開和劉大個子說說玩笑，他常是陰鬱的，沉默地咬緊自己的牙齒在思想。爲了他曾是個縫鞋匠，習慣地坐在無論什麼地方，兩個膝蓋總喜歡對併在一起。

『閉你底臭嘴——』劉大個子罵人的時候並不回頭。『你以爲誰也不如你有耐性嗎？我們不吃飯，不歇一歇，跑一百里看——』

李三弟不回答他的話。人們誰也不管他們。蕭明也覺得這樣門口，可以使人們暫時忘了疲乏，也並不阻止，還加了這樣一句說：

『是的，大個子的耐性，也真不弱於李同志呢！』

李三弟不服了：

『嗯！屁的耐性，僅僅是幹了這幾天，就睡在石頭上放懶，說尿包話！小子骨頭跑那裏去了？趕快回去給你底主子當狗去罷！』

『你個臭縫鞋匠，你要不是我們底同志，我非槍斃你不可！』

劉大個子真的激起憤怒，同時脚步也在加快。

『不錯，一點也不錯！我是個臭縫鞋匠！還是祖傳哩！你知道嗎？你現在腳底下穿的鞋，破的

時候是誰給你縫的？你還要槍斃我嗎？好東西，你也要學會那些王八羔子們的方法，動不動就來槍斃人？」

除開小紅臉和張德先以外，連老人家崔長勝，全聳聲大笑了——爲了李三弟這樣罵人。

「老崔，把槍給我——」

小紅臉幾次回頭看崔長勝走路艱難的樣子，恐怕他跌倒下去，槍掛在肩上是危險的事。他走出隊伍，讓這老人將槍交給他。

「哦呀！不用吧？老傢伙真是不中用的啦！這要累贅……累贅……你們！你要多……多吃力哪！」

老人家續續斷斷地說，聲音是感動的，有顫抖在裏面。暗中彼此略能看清輪廓，他將槍交給了小紅臉。

小河流動的聲音，已經不再聽到了。蛙啦，蟲子啦，一片叫着的聲音，也遠遠落在後面。身邊的樺木林，也是漸漸地疏遠起來——他們已經努力爬到長谷斜斜的左邊一帶長崗上面。橫在前邊的，又是一帶墨樣黑的針葉樹。那吼叫是廣漠的，潮水一樣的聲音，大河流走一般的聲音……

「站下——」

來到林緣，蕭明發出停止的命令。

「把槍準備好，上刺刀——這個林子在往常不很平安：狼、狗熊全有……要注意一點。無論遇到什麼，聽我底命令，不要亂發槍。發槍的時候，應該瞄準牠們的腦袋——張德先同志，你應該擔任全警戒。你的槍我知道全比我們發的準——前進，走。」

在每人全感到一種興奮！孩子梁興他比別人更興奮！不能自制身子起着顫抖。幹麼呢？這又該放槍了？這是射擊狼和狗熊，不是和日本兵打仗。他也许會有一隻什麼倒霉的東西——無論是

狼，還是一隻小的野兔，給他們碰到。

老人崔長勝也拿過自己的槍。但是他可以不必準備的，安全地走在別人的中間。

在森林裏走路，不如外面容易得多了。要在每條放倒或是聳立的樹幹間穿走；要在樹身上去尋指路的標記，不然走錯了，是不容易很快的就能穿出。

多少挾着威脅意味的樹葉嘈聲，一直在人們的頂空上流動着……

『小心！不要被橫倒的樹幹、樹蹲子弄跌了。』

蕭明還是在前邊走，因為他比別人熟悉這條路。

松林是平安地被他們穿過了。人們又開始呼吸到森林外面的氣息。流了汗，這一刻的輕鬆，在誰全是愉快的。

『他娘的，連一隻兔子也沒碰到！打一隻兔子，到人家燒燒吃也好——』劉大個子失落了興奮，掛下頭，走在蕭明的身後面。

『什麼樣倒霉的兔子，也不會碰到你吧？』這又是李三弟開玩笑。

『閉緊你底臭嘴，什麼事情也少不了你——這礙着你什麼事？』

『礙着我的事多着咧！』

『立定——』蕭明低聲命令着。『取下刺刀——』

天空的雲，層積得完全沒了空隙。聽來不甚遙遠的方向，有狗在吠叫。現在他們已經停止在長谷右面一帶高崗的脊背上。眼底下的田野、人家、樹林……完全被不可分解的夜糾綫、組織在一起。

張德先取刺刀，把槍的探條弄掉了，尋找了一刻。

『探條這東西最容易丟失的。應該擰緊一點。或是弄一條什麼繩繫住它……』

『雨點！』第一個是劉大個子敏感地喊出來。是的，在一陣夜風由崗下面扯過來的時候，真的有雨點吮到人們的臉了。

『真是雨點呢！』

『這一定要很大哪！』

『閃！閃！』

『聽吧！雷馬上就來……』

『在閃下面，看見什麼嗎？』

『離我們十里左近，好像有人家？』

『有人家？』

雨的脚步，開始有踏着草原，踏着田野的聲音——已經清切可以判定——從下面，從有狗叫的方向，開着輕快的步子向這面掃來了。

夜風變得輕狂，亂打着每人底帽子。他們知道這還命是不可能逃避的了，人對於明知不可逃避的災難，會變得更安定。

『雨是來定了。這地方萬找不到能够躲避的地方。躲避現在也來不及。這附近雖然有人家，有狗叫的地方，還不能去，會用槍打我們。在這夜裏他們也不會給開門——馬上爬到崗的上頭去……看見嗎？到那塊大石頭底下去集合……』

蕭明借了電光一閃動的間隙，指給他們看：

『……看見？就是那塊最大的，探出身子的石頭。趕快去集合。這裏一刻會有山水捲着石頭滾下來；馬上就去。——王同志——小紅臉底姓——你幫助崔同志，把你和崔同志的槍給我們——走……』

天的周垂，電光玩笑一樣，接連地，拋動不規則的火帶。閃光過去，就是雷的轟鳴。在閃光的照耀裏，人們田鼠一般開始了艱難的攀登。

沒有溫情。急遽，輕爽，雨腳已經開始踏到這些灰色田鼠的背脊上來了……

——聲音是一片沙響……

## 一一 這些全是什麼人？

夏天的雨水容易降落，也很容易收場。不甚遙遠的山下面河水的流動，有着喧擾和開闊的響聲。身旁每塊石頭的縫隙間，唧唧唧唧……也有水在流，像秋天蟋蟀唱的歌。

林啦，田野啦，以及看不到的茫茫遠遠的地方，全逞着意料外的恬靜！這會使人聯想到一個哭疲乏了的孩子，現在睡着了。

雨後的羣星，變得更繁多，更美麗了。它們不是在有意注視什麼，看來只是無聊地在眨動……蕭明熟悉地尋到了北極星——那是在大熊星的旁邊，恰是小熊星的尾巴——他弄清方向，他覺到他們還得馬上就走。

小紅臉底頭托到豎起的膝蓋上，小菸袋空空地捏在手裏說：

「弟兄們，誰有一根沒濕過的洋火嗎？」

明顯地這會使他失望！雨水將人身上附帶的什麼東西全儘可能的濕過了，誰也不會有一根洋火給他。

「我們挨下這個崗去看，如果那個人家沒跑盡，到那裏去烘烘衣裳，順便再找些東西吃——王同志也可以吃袋菸——立起——」

夜涼開始侵襲着人。衣服黏緊着人的身體，褲子阻礙人的走路，鞋子當然全是濕過的，油滑不得力，常常還要踏入路上積水窪裏邊，濺起來的水星，不被誰注意，又落到地面上。

帽子呢，再不能頂在頭上了，順了髮梢每行一步，全要有後繼的水滴淌流下來，直接摔到地



上，或是緣沿着人們面頰上髭鬚的間隙，周折地沁到嘴角邊。有時舌頭也可以舐嘗得到——滋味是不很好呢！

「他媽的，這回才算洗澡呢！連長那王八蛋，放餉扣我們每人五角錢——你們不記得？強迫我們非到他有股子的那塘子裏去洗澡！那麼多的人，就給一池子水，簡直是給豬預備的陰溝！他媽那股味，活人也給薰死……王八蛋！就知道扣錢……」

劉大個子近乎大胆和放肆地罵着。他還是在這小隊先頭的第二個走着。他前邊是蕭明。

「他娶小老婆子的錢，你們忘了計算嗎？」這聲音是張德先。他是「第三連」的老弟兄了，和劉大個子在一班，是上等兵。

「娶小老婆子？別說，那小娘們還真不錯！可惜，我就見過她兩回……那回我和老李到他家去攤勤務……」

「對啦！」李三弟在隊尾巴上答應着，「對啦，她不是還睨着你笑過嗎？你個不知死活的鬼！待兩天她還許跟你跑呢！可惜你跟我們來啦！」

「不要你多嘴——」劉大個子粗魯着聲音。李三弟還是繼續着說下去：

「你不要發氣，實在呢……你比那個一脚可以踢碎的大煙鬼，不是漂亮得多了嗎？她一定會看中你的。可真糟，你底脖子和大腿還應該再長點……腦袋再小點……臉蛋再黑點嗎……那就更更……漂亮了！——她有機會非跟你跑不成！」

在人們的哄笑裏，劉大個子氣憤到不能再說話一樣，暗中裏也可以看得出他的脖頸挺得很吃力。

「去——滾開——該挨揍的東西，什麼事全要你插嘴。」

李三弟並不為劉大個子罵他而生氣，他還是繼續地說：